



行走

野性肯尼亚之马赛马拉

◎任沁忻

路很坎坷,车子一路颠簸,却丝毫没有妨碍我的好兴致。我紧紧握着车上的扶手,站着,从打开的车顶上望着两边。热烈的阳光细细碎碎地洒在我身上,灼热得令人全身发烫,而凉风却驱散了炎热,吹得人难以睁开眼睛。

蓝天下,是一大片草原。一大片黄绿色的、连绵不断的、一望无垠的、无边无际的草原,在眼前无穷无尽地铺开,直到天际,迷住我双眼。半人甚至一人高的野草在风中微微摇动,整片草原犹如海洋,波浪翻滚。

草丛里若隐若现出角马和斑马的背,一大片黑色连绵到远方。每年此时,都会有数以万计的角马从坦桑尼亚迁徙至肯尼亚的马赛马拉。斑马与角马安静地嚼着草,只有尾巴甩动着。其中有些甚至肆无忌惮在路中央,看到车来才跑到一旁的草丛里。

开出并不远,我就看见了血腥一幕:一具血淋淋的斑马尸体躺在路中央,中间已经被吃掉了,白色的骨头上黏着红色的血肉,几只贪婪的秃鹫把头埋进其中,啄食着。司机说,这应该是狮子捕食后剩下的。而不远处就是几只正吃着草的斑马,安逸极了,若是没有路中央的尸体,应该是一幅美丽的油画吧。看似平静的草原却藏着一股狂放不羁的野性,而这野性我们才初初领略。

车继续行驶着,开了很远,在灌木丛中,我望见了一群灰色的动物,再近点,蒲扇般的大耳朵,长长的卷起的鼻子,以及一双洁白的象牙,居然是高大的非洲象!它们用鼻子不慌不忙地卷下树叶,送入嘴中,还有几只小象紧紧跟在大象周围,嚼食着灌木,大眼睛里露出温和的光。我有些紧张地望着大象,生怕这庞然大物会冲过来,可它们只是静静地吃着树叶,似乎没有看见我们。

车子艰难地行驶在小路中,冲上山坡,又开过树林。我不说话,只是静静地欣赏着草原旖旎秀美的风光,想看透其背后的狂野与残酷,却终究无法参透。转过一片草地,矮小的灌木丛露了出来,几只狮子正懒洋洋地躺在树下,柔软的肚皮朝着我们,母狮犹如皇后,淑女般安静地一动不动,而那头雄狮金色的鬃毛有几缕飘扬起来,它只是翻了个身,淡淡地望了我们一眼,那王者风范便自然而然地显出来,令我们一下子安静下来,呼吸也轻了。

行至马拉河,车停在了岸边开阔的平地,司机说有四条鳄鱼趴在岸上休息,我却只看见土黄色的河滩。直到拿起望远镜,才把鳄鱼们从土中分离出来,看到一块块坚硬的鳞片,以及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我庆幸自己是在车上,有这辆坚固的车保护我。

翻过座座小山坡,驰骋在大草原上真是件再美妙不过的事情。张开双臂,我似乎迎风飞翔。看惯了角马与斑马吃草的场景,我渴望再看到更刺激更充满野性的场面。

一棵伞状的大树下,两只猎豹正在休息,浓浓的树荫下是他们轻盈的身躯,远远观望着,见它们突然站了起来,一前一后走在野草丛中,只有两个头微微露出。度过河谷,它们竟走入了角马群中,似要捕猎。我们连忙请司机开车追踪。角马警觉地发现了它们,飞快地跑开了。我一面为角马担心,一面又怕猎豹捕捉不到午餐,气氛很是紧张。

猎豹继续漫步于草丛中,光滑的皮毛隐匿于高高的野草里。它们好像有意让角马放松警惕,果然,有些笨拙的角马放心地吃着草,不再理会猎豹。我们这群看客却不耐烦了,盯着行动的猎豹,时间一下子变得漫长,我急不可耐地想看它们下一步的行动。

即使等不及,心弦却仍紧绷。毫无征兆地,猎豹飞速奔跑起来,开始了攻击,一群角马飞快地在前面跑,唯恐自己丧命。第一次攻击以猎豹放弃而告终。

角马们继续吃着草,寂静一片的草原令人胆战心惊,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吗?我问自己,仍不动声色地盯着两只猎豹。大的那只越走越快,瞬间加速到奔跑。此起彼伏的“哞哞”声透出惊慌,角马们跑着,后蹄扬起一片尘土,一个急转弯处,猎豹似乎扑到了什么,停下了脚步。

待尘土散尽,我才看见一只小角马倒在地上,柔软的四肢瘫成一团,十几秒前,它还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呢,现在,已成为猎豹们的午餐。一只猎豹趴在猎物身上喘气,然后撕咬起小角马的后腿,直到露出白骨,直到它满嘴血污。另一只猎豹在灌木丛后放哨等待。草原的野性就这样一览无余,震惊中让我生出几分敬畏。

即使我渴望如此自由的生活,也决计无法真的走进草原。在我们的内心深处,早已失去了沸腾在热血中的野性,那原始而古老的狩猎方式,我们也无力再承受。

深深别过头去不再看猎豹,另一边的一头孤零零的角马无意间撞入我的视线。司机说它是死去小角马的母亲。别的角马都前往更远的草地,它却久久立在不远处,一声声哀叫着,“哞——哞——”,像抽泣声一般扰乱我的内心,让我也开始悲哀。

许久,它离开了,一个孤单的背影在蓝天下更显寂寥。我既想哭,又想笑,最后只能嘲笑般地一想,草原有它自己的处事风格,在野性与安宁里,野性才是最后的赢家。

你的名字叫无邪

◎南慕容

小女无邪降临人世的时候,我正在看一本关于诗经赏析的书,护士催促我们赶紧给千金想个名字,一会儿要填出生证。其实关于女儿的名字,我们从她刚在娘胎里闹动静的时候就开始酝酿,我翻遍了新华字典,借此认识了不少估计一辈子都用不上的冷僻字,却因为备选太多,终于难以取舍。那一个暖暖的午后,阳光透过窗纱,照射到刚刚被推出分娩室的女儿脸上,她的头发乌黑茂密,不知是谁按下了数码相机的快门,光闪过后,她稚嫩的身体蓦然动了一下,玲珑的手掌倏忽松开,立刻又收拢在一起,迎接我们的不是哭声,而是一个长长的哈欠,伴随着沉思般无辜的表情。于是一个名字脱口而出:思无邪。

未曾想到这个灵光乍现的名字从一开始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对,他们的理由只有一个,女孩名带个“邪”字不好听。当然喜欢这名字的人也不少,说重名的概率很低,让人过目不忘。关于我女儿名字的点评或者调侃,最经典的版本就是:“无邪,无忌,无双……你给女儿封了侠女的名号,以后可以行走江湖了。”

朋友无心的调侃也许是某种预示。百日的时候,孩子的外婆带她去一个道士那里算了一卦,说这孩子将来是大姐大的命,不但结婚比较晚,连老公都比她小。老岳母说赶紧改个名字吧,我却在旁边乐呵,嫁得晚有什么,我还舍不得她嫁呢,正可以多陪我们几年。

名字终究没改成,老岳母一直耿耿于怀,1周岁的时候特意搞了一个抓周仪式,无邪抓起的是居然是一把小宝剑,老岳母不乐意了:这可是当兵的命。我继续乐呵:好啊,你要行走江湖,我就封你为天真教教主。

天真教教主的成长过程果然没有辜负她的名号,充满了童真。记得1周岁多一点的时候,夫妇俩推着童车带她去公园溜达,无邪仰头看着天空,突然有模有样地冒出一句:“白云飘飘的天空,好美哦!”那个阶段,无邪最多只能讲两三个词,连“爸爸”都叫不顺溜,可是突然横空出世这一抒情长句,而且吐字清晰,简直把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。老婆手指头扳了半天,惊奇地说:“一共有十个字,记得我小学一年级的第一篇作文才写了十五个字。”而我则称赞这十个字里面有抒情,有感叹,有定语,有状语,句法了得。我们一致判定,无邪一定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,是老天派来拯救我们汉语江湖的女侠。当天我们就草拟了学前教育的计划,比如几岁之前读完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,用几个月的时间背完唐诗宋词等,精确到具体哪一天。每天晚上临睡前都会教她背几句三字经,一开始她还以为是讲故事,摇晃着小脑袋问:“从前有个小朋友叫‘人之初’吗?”可是这个故事越来越长,而且每天都是同样的节奏,到了后来,只要一三字经前面一段,她就会习惯性地打起哈欠。天才没训练成,倒是让我们找到了哄孩子睡觉的法宝。

2周岁的时候,无邪就进了幼儿园的小小班,报名的时候,当我写下女儿名字的时候,被老师幽了一默:“你是不是把姓写错了?前面应该还有天真两字吧?”无邪低头看了看脚说:“我明明穿着鞋子,为什么还叫我无鞋?”中班的时候举行家庭绘画比赛,道具是统一的雨伞,我们画的是蒲公英,获得了一等奖。记者采访我们时,关注的不是作品,而是她的名字。“怎么想到取这个特别的名字呢?”无邪在一旁眨巴着眼睛说:“大概是因为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没有鞋子穿吧,但是别的小朋友怎么就不叫无邪?”记者也被逗乐了:“你爸爸懒,懒得给你想名字吧。”

自从认识一些常用字以后,无邪对在旅途上一切有关自己名字的信息就充满好奇。有一次坐车去义乌外婆家,一座立交桥旁的大型广告牌上写着:“创建无邪义乌”,她认识后面四字,于是一路上不停地嘀咕:义乌有很多人都叫无邪吗?我说:“你来了,义乌人民就打出广告牌欢迎一下。”回来的时候,又经过这个广告牌,无邪兴奋地说:“义乌人民真是太客气了,走了,也要欢送我一下。”

因为这个特别的名字,成长的过程一路欢声笑语。小学一年级的运动会上,一直文文弱弱的她居然进入了30米的决赛。六个进入决赛的女孩子站在起跑线上,我跟着她同班的小朋友们一起使劲呐喊:“无邪,加油!无邪,加油!”发令枪一响,她像一匹脱缰的小马一路领先,冲过终点线的时候,表情轻松地打了个哈欠,我突然想到了她刚出生时的那个哈欠,举重若轻,宠辱不惊,或许是天生的一种气质或者人生态度吧。

二年级新学期刚开始的时候,有一天无邪回家,淡淡地说:“今天班主任让我们演讲,竞选班干部,我上去了,结果被选中了。”我没放在心上:“是小组长,还是课代表?最多也就是个文娱委员吧。”无邪剐了我一眼:“要选就选班长。”我的声音都快发抖了:“告诉我你是怎么选上的,还记得你的演讲词吗?”无邪打了个哈欠开始复述:“我的名字叫无邪……”

成长故事

总第607期

配图

莫雷诺
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